

蓝色的足迹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蓝色的足迹

张 峻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作者在代后记中写着：动的海是写意画，静的海是工笔画，我就是画中人。这二十个字，概括了这个集子的基本内容。

作者以他的家乡——长山列岛为背景，从不同的角度，从今昔的变化，用倾注了他对海的无限爱恋的彩笔，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虚实结合、浓淡咸宜的海的画面。“海火”、“海珍”是这样，“海市蜃楼何须看”，“并非在虚无缥缈间”这些写景咏物的文章，也同样喷发着大海特有的熏人气息。

这个集子可以说是一首海的交响乐章。掩卷思之，那潮音、那浪花、那涛声似仍在耳畔回响，它们是那样令人激越、振奋。

蓝色的足迹

张 岐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690×960毫米 1/32 印张7 1/2 插页4 字数110,000

1986年7月第1版

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500

书号：10151·864

定价：1.45元

目 录

征 服	1
老海怪	13
海市蜃楼何须看	30
蓬莱阁纪游	41
沂山情	50
柿 子	61
海 火	67
石 田	73
金星雪浪	82
祖宗树	91
海参岛散记	95
海 珍	104
佛山拜“佛”	113

歌	121
铭刻在记忆中的路	132
大海情思	140
海涂拾趣	150
棒槌岛	154
缘色的守卫者	158
燕 窝	170
涛 声	181
啊，蓝色的摇篮	191
并非在虚无缥缈间	200
万年青	208
梨	216
战士情愫	223
学步二十年（代后记）	233



征 服

大海的性格是古怪的，当它高兴的时候，就宁静得象匹绸缎，让船舟自由地在这绸缎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。有时，还借着风的手指，弹拨它那轻摇微荡的波行，奏出一曲曲单调却也动听的小调儿，使你醺醺欲醉，从而把一颗心留给了它。可当它脾气发作的时候，便板起怒狮般的面孔，腾跃着、咆哮着、鼓荡着山峦般的巨浪，喷吐出浓雾似的浪沫，任意地把航行的船舟抛来掷去，戏弄船舟上航行的人……

对于生活在海上的人来说，大海的喜怒哀乐都是一种锻炼和考验。在狂怒而暴戾的大海面

前，是坚定地勇敢地迎着风浪前进，还是在风浪的威胁下退缩逃亡，以至于听任大海的戏弄而老实地做它的俘虏，这对于每一个接触大海的人，都是一份必须填写的答卷。

我见过很多在大海的考场上填写的答卷。从这些答卷上，我见过懦夫，他们一看见海，脸就刷地黄了，仿佛大海是一个死神，一接近它，^①立刻就要丢命。当他的脚一踏上船板，他就晕了（实际上是他的精神先晕了），他不敢抬眼瞅一下大海，只把两手按着胸口。当大海把一口浪沫喷到他的身上，他便大喊大叫地向后抽步，甚至趴在甲板上，缩进船舱，那心中只乞求大海的怜悯，巴望着大海息怒。

我见过更多的勇士，他们蔑视大海的风浪，不管乘坐航程多远的船舟，神态永远是乐观而沉着。当大海猛烈摇晃船舟的时候，他们中有的脚步也踉跄，也大口地呕吐，吐胃里的饭，甚至吐绿色的胆水，可他们不喊不叫。如果呼喊，那是呼喊前进的号子，那是高唱“海燕”的战歌。当横浪扑来，陡立的浪墙倒在甲板上的时候，他们神态自若，沉着坦然，甚至把身子迎向冲过来的浪舌涛雨，接受大海的洗礼。他们的脸上充满着到达目

的地的坚定信念。他们的眼睛永远朝着前方……

我称这样的人是大海的征服者。我每一次走在海上，都注意观察这样的大海征服者，并学习他们的榜样，因此，我的脑海印有无数的大海征服者的形象。

今年开春，我进燕子岛，没赶上航运班船，搭的是一只拖头（用于拖舢板的机动船）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在这船上，我遇上燕子岛喜鹊村大队长连福大伯。一见面，就拉我在船头坐下，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燕子岛的变化，话头不管从哪儿开，最后都是落在海带上。我知道他是养殖海带的土专家，对养殖海带到了“迷”的程度。他指着舱里装的那些玻璃泡，告诉我他们大队海带养殖的亩数又增加了，今年准备在三十米的深海区扩养二百亩。

“深海流大，能成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成。”他满有把握地说，“俺们的科研小组已经试验过啦。去年冬里，地区在这儿开了现场会，俺们的科研小组的代表，还要出席省的科学大会哩！”提起这，老队长的嗓音都喜得发颤了。

“好啊！”我赞叹地喊着，“科研小组的代

表当然是你了！”

“不，是个年轻人。”老队长说。

“谁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你夸不绝口的那‘晕海’，敢情是你忘不了！”老队长一双眼眯成对月牙儿。

提起“晕海”，我眼前立即跳出个年轻人来。我确是没有忘却他，他的名字深深地埋在我的记忆里。那是去年正月间，我去燕子岛，就住在喜鹊村。那天夜里，老队长开完支委会回来，悄悄地告诉我，说夜里要搞军事演习，问我乐不乐意参加，他还特地加了一个注脚：参加演习不是在岸上观热闹，要跟船出海追击“敌人”兵船。

夜里十点多钟的时候，老队长领我来到海滩，他身上没带武器，只在腰间别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。我们登的船就是养殖队的拖头，船上有几个全副武装的民兵，端着枪卧在沙袋垒成的掩体里，月光下，可以看清他们那一副副严肃而又紧张的面孔。

天，落着清凌凌的小雪豆，海上约有五级北风，一排排白花花的浪头，接连地在船头爆炸着。只有三十五马力的拖头，在浪涛的峰峦间，

艰难地也是快速地前进着。

同时出海的有四、五条机动船。驶在最前面的是由公社武装部长率领的“旗舰”。老队长不时地用手电筒跟“旗舰”联系，指挥着拖头前进。

风，好象有意在考验这些年轻人，逐渐升级。大海发疯似地翻腾着浪涌，一阵阵，把雨点般的浪沫喷到船上、浇到人们身上。船舷结着一层厚冰。甲板上淌着一条条浪沫汇成的小溪。船，醉汉似地在风浪中颠晃着。

有人呕吐了，是掩体里的青年。其中最厉害的是一个面颊清瘦的青年，他开始吐着食物，后来吐胆水，再后来光听呕吐声，却不见吐东西了。老队长拍了下他的肩头，“怎么样？小伙子！”

“行！”那青年响亮地回了一声，随着压低了嗓门：“就，就是有点，晕……海……”

我听了差点笑出声来。走了这么些年海，这“晕海”的词儿可是头一次听说。其实，这小子说的也合乎一些实际情况。就有那么一种人，一看见海，就条件反射地头晕想吐，来到海滩，觉得海滩在旋转，登上码头，觉得码头在摇晃。

我想，这年轻人兴许就是这种“晕海”类型的人。

老队长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白色的东西，我看出是馒头，塞给那青年：“把这个吃下。”

那青年摇了摇头。

老队长却坚持叫他吃。

那青年接过馒头，咬了一口，刚咽下不久，就“哇”地又吐出来。

“再吃！”老队长命令似地说，“如果你的胃让大海给倒空，大海就要逼你趴下！”

那青年又咬了一口，嚼嚼咽下了，接着又咬一口，似乎馒头给了他力量，他一边吐，一边吃，就这样，在风浪咆哮、雪霰纷扬的夜海里，坚持了四个小时，胜利地完成了演习任务。

返航的时候，我看这青年细眉大眼，面皮白皙，有点女相，衣角结了冰碴，手冻得绯红，可神态却没有一点气馁和怠倦之意。

事后打听，这是刚刚安置在养殖队的回乡知识青年，名叫方桦。

从那以后，我常见他在风浪里摇橹驱船，在狭窄的桥板上往返急走，在颠簸的船上攀登细长的桅樯……我看出来，他在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加

强锻炼，提高平衡器官的稳定性，跟晕船进行斗争。

那一天过晌，我在屋里整理笔记，忽听街上响起了紧急集合的钟声，赶到外边一看，男男女女朝海滩急奔，那敲钟的正是老队长。我问他出了什么事，他把手朝海上一指：“兵！”

“什么兵？”我楞怔了。

“流兵！”老队长边回答边往海边走，往日那乐哈哈的神情，今天变得十分严肃，两道稀疏的眉毛低低地压在眼眶上，这严肃的表情里，透出一种难以控制的紧张感。

我思忖：这地处海防前哨的小岛，还真是情况莫测哩！这会儿可要兵对兵、炮对炮地真干上了！想着，就身不由己地来到海滩。滩上驶出了无数的舢板，就仿佛是一张大弓，同时射出无数的箭头。我跟老队长跳上了后边牵着十几只舢板的拖头船。

上了船，才弄清情况，原来我听的那“兵”，是北方袭过来的流冰，说是从什么河口冲出来的。这些流冰估计三个小时内就能漂过来。人们紧急出海，是抢救那几百亩海带。党支部决定，减少海带浮梗上的玻璃泡，加坠，将海带沉到水

下，免受流冰的破坏。

海上有句俗语：不怕龙兵，就怕流冰。这海上过流冰就跟陆上发洪水一样，防不好就是一场大灾难。要是流冰经过海带养殖区，这几百亩海带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就会无影无踪。

拖头把舢板带到海带养殖区，我跟老队长跳上一只舢板，真巧，舢板上摇橹的就是那“晕海”的青年方桦。

来到海带养殖区，舢板就散开了，老队长让我把着橹，他和方桦一人拿一把刀子，飞快地割那玻璃泡，边割边加坠。海上起着浪翅，哗哗响着的流水，把浮纆拖成个弧形，小舢板剧烈地颠晃着，就跟摇篮一样。我这轻易不晕船的人，此刻竟也觉得胃里翻腾，嘴里直涌唾液，阵阵感到恶心。此刻，我心想，眼前这“晕海”的年轻人怕是又要大吐特吐了，可抬头一看，只见他细眉横挑，嘴唇紧闭，两手只忙着割泡加坠，清瘦的脸颊上，汗珠子大颗大颗地往下滚，却没有一点儿晕船的样子。

太阳悄悄地沉海了。夜色从四面八方汇拢过来，海面上仿佛罩上了黑色的纱帐。此时，养殖场上不见了玻璃浮漂，海带架全沉到水下了。人

们上了拖头船，正准备返航，老队长拉着方桦，却又跳到舢板上，我问他要干什么，他说检查一下再走，我忙跟他跳到舢板上。趁着淡淡的月色，舢板绕着海带养殖区缓缓地划行着，老队长有时把脸贴上水面审视一番，有时把篙子探进水里试一试。蓦地，方桦喊了声“玻璃泡！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但见北边海面上漂来一片玻璃泡，细看，哪是玻璃泡，正是那可怕的流冰，泛着白惨惨的光亮，带着吼啸声，迎面扑来。老队长一声不吭，抓过橹猛力地摇着，让方桦端着篙立在船头，舢板刚走几十米远，那流冰的“尖兵”就扑到了跟前。一个个象碾盘，又象是巨大的白色岩块，顶得浪流直冒白花。眼瞅着一个冰块朝舢板冲来，老队长收橹朝怀里一扳，然后命令方桦：“撑！”

方桦收篙朝那扑过来的冰块刺去，这一篙有多大的力量啊！只听呼啦啦一声，那来势汹汹的大冰块从船头前擦了过去。

紧接着第二块又扑来。

老队长将舢板摇得飞快，一边摇，一边瞅那流冰的来势，指挥方桦跟它斗争。方桦端着篙子，俨然是一个古战车上的勇士，左刺右拨，神态是

那样沉着，手脚是那样麻利。终于使舢板摆脱了流冰，返回港里。

站在堤上，老队长瞟着那急流里涌过来的大片流冰，轻蔑地笑了。夜色里，我看见方桦也笑了。

不久，我离开了燕子岛，一晃就是一年多了。

拖头船哒哒地欢唱着，前进着，劈开迎面扑来的一排排雪花浪，然后把它化成细雨，洒在空里。海鸥在我们头顶上回翔，不停地鸣叫，那叫声很象是笑，它们大概窥见了我们欢快的心情吧。老队长巴嗒着小烟袋，又露出那弥勒佛似的笑容。我问他，方桦是不是还在队里干养殖，他点了点头：“他爱上了大海，这时候，你用一百马力的拖头船，也甭想把他跟大海分开啦！这可真是棵好苗子，干什么都是响当当的。眼下他正在搞海带养殖科学试验，说是要做新长征的尖兵哩！”接着，老队长告诉我，由于搞了科学试验，海带产量大大增高。他们采用了“平养”、“疏苗”和大行距养育的办法，平均一棵海带出一斤干品。

真是热话暖心啊！听老队长的呱儿，这海上

开春的寒意竟给驱跑了，身上一点儿不觉冷。不觉乎船就进了燕子岛港口。这港口有点犯北风，浪冲码头，船靠不稳。老队长跳上码头，然后把手伸给我，我抓住他的手刚想向码头上跃，忽然觉得身后被两只手托了一把，于是，就稳当地飘然落岸。回头看，船舷立着一个细眉大眼，脸膛白里透红的青年，含笑地朝我招手，这不就是我们议论一路的方桦吗？我埋怨老队长不早告诉我方桦就在船上。老队长笑道：“他一直在舵室里，我还以为你看见他了呢！”

“他干了大副？”我问道。

“哈哈！”老队长畅怀大笑起来，“你说什么都行，他什么都能干！”停了会儿，老队长又感情凝重地说：“我常说，人，就是要有个闯劲，敢在风浪里走，敢在烟火里穿；还要有个钻劲，不管它石盘钢板，都有凿出个眼儿的决心。有了这两股劲，就什么事业也做得出来！”

显然，老队长的这话，是从方桦身上提炼、概括出来的。这实际是对方桦填写的答卷的评语。

在进村的路上，我心想一定找个时间，见见方桦，可这机缘一直没有获得，找了几回，他都

在海带试验田里。

我要离开燕子岛了。那天早晨 乘上 航运班船，在离航道不远的地方，竟遇见了方桦，他正和一伙青年乘两只舢板，在深海海带试验田里工作。我见方桦和一个青年，手提着一棵海带在观察。这海带有两米长、一尺多宽，厚敦敦，紫光光，上面闪烁着晶莹的水珠。

朝霞在大海上洒下一层金粉，这金粉把方桦的脸膛搽得红彤彤的，连同他手里的海带，也被这金粉染得由紫变红了。

一九七九年